

阅读一部谜书  
解开一个谜团  
研究一段历史  
体会一把辛酸

董耀昌 著

# 石破天惊

# 红楼梦

满纸荒唐言，  
一把辛酸泪。  
都云作者痴，  
谁解其中味？



# 石鼓文



上古文字之祖，中國書學之源。  
歷代研究者，多有著述。

阅读一部谜书  
研究一段历史  
解开一个谜团  
体会一把辛酸

董耀昌 著

# 石破天惊

# 红楼梦

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  
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石破天惊红楼梦 / 董耀昌编著 .

北京：同心出版社，2013. 10

ISBN 978 - 7 - 5477 - 0975 - 7

I. ①石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《红楼梦》研究 IV. ①I207. 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46125 号

**石破天惊红楼梦**

---

**出版发行：**同心出版社

**地    址：**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 8 - 16 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

**邮    编：**100005

**电    话：**发行部：(010) 65255876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总编室：(010) 65252135 - 8015

**网    址：**[www.bjd.com.cn/txcb/](http://www.bjd.com.cn/txcb/)

**印    刷：**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**经    销：**各地新华书店

**版    次：**2013 年 10 月第 1 版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14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**开    本：**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**印    张：**24

**字    数：**260 千字

**定    价：**39. 80 元

---

同心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，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揭开《红楼梦》中的十大惊天秘密

贾宝玉 || 爱新觉罗·弘曄 || 脂砚斋

秦可卿为何『淫丧』天香楼

详细点评富察明义的二十首《题红楼梦》神诗

史湘云、薛宝钗其实都是男儿身

林黛玉实为清宫皇妃

## 读《红楼梦》有感

“荒唐言”里觅真情，  
石破天惊红楼梦。  
开卷荡起千重浪，  
皇位争夺一脉承。  
鸿文本是“石头”记，  
血泪家事隐其中。  
莫道不露名和姓，  
只缘雍正与乾隆。

# 内 容 提 要

## ——读《红楼梦》遇到的一些问题

- 女娲补天之石为什么只单单剩下了一块？
- “石头”补天未成为何弃置在了青埂峰下？
- “石头”幻形入世为什么成为一生的惭恨？
- “石头”自愿去温柔乡却怎么会呜咽如闻？
- 曹雪芹是《红楼梦》中贾宝玉的原型吗？
- 《红楼梦》中写的是曹雪芹自己的家事吗？
- 评注《红楼梦》的脂砚斋究竟是何许人？
- 脂砚斋为什么始终坚持书名叫《石头记》？
- 贾宝玉脖子上戴的通灵宝玉为何称“命根子”？
- 通灵宝玉上所镌刻的文字究竟是什么字？
- 璎珞和通灵宝玉上的文字为何是一对儿？
- 从养生堂里抱来的秦可卿咋就这么“牛”？
- “漫言红袖啼痕重”中的“红袖”是谁？
- 薛宝钗一个大家闺秀为什么入园“待选”？
- 林黛玉投奔荣国府却为什么一生泪淋淋？
- 史大姑娘湘云为什么与丫鬟论起“阴阳”？
- 袭人后来改嫁蒋玉菡怎么还说有始有终？
- 王熙凤怎么被称为这个脂粉队里的英雄？
- “贾史薛王”四大家族实际是怎样的关系？
- 一个“死”去的康熙嫡皇孙能够复活吗？
- 曹雪芹究竟生于何时卒于何年葬于何地？
- 评注《红楼梦》的畸笏叟究竟是何人物？

# 自序

人云：老不读“三国”，少不看“红楼”。意思是说，老年人若读了《三国演义》，就会着迷上瘾，容易学滑、耍奸；年轻人若看了《红楼梦》，就会走火入魔，容易学淫、变坏。可是，多少年来，老的少的都喜欢看《三国演义》和《红楼梦》，可能有个别人学滑、耍奸了，也可能有个别人学淫、变坏了，但绝大多数人都没出现什么问题。

咱们今天先不谈《三国演义》，就只说说《红楼梦》吧，自清朝乾隆年间到现在，270 多年的岁月中，还从没听说过谁读了《红楼梦》学淫、变坏了，精神失常了；就是潜心研究《红楼梦》多年的许多红学家，也没有听说谁出现了什么精神上的毛病，更没有听说谁走火入魔了。多少年来，喜欢读《红楼梦》的照样读，潜心研究《红楼梦》的照样研究。说实在的，尽管有人说三道四，这么好的一部书谁不喜欢读呢。

笔者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看《红楼梦》。那时候，在贫苦的农村，农忙季节，春种夏锄秋收，哪有工夫读书？只有在大地封冻后的冬闲时节，才能够摸上一摸。那时候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没有闲钱买书，也很难借到书；就是借到了，个把月就得还。为了按期还书，白天没有工夫看，就在冬天夜深人静的时候紧着读。一盏小油灯下，暖暖的被窝儿里，孜孜不倦、聚精会神地读呀读呀，不知不觉地钻进书里出不来了，经常是捧着书本就进入了梦乡。等醒来的时候，书页还翻着，灯还在亮着，可灯碗儿里的油已经快熬干了。当时对《红楼梦》的那个痴迷劲儿，现在想起来

还觉得挺可笑呢。

《红楼梦》里的那些少男少女们，有情有义，有喜有悲，有怒有哀，有幻有梦，真是万般神奇。不过，读着读着，也遇到了许多弄不清楚的问题。比如，作者写的这本云山雾罩的小说，为什么没有朝代？既然写的是“满纸荒唐言”，为什么还要流下“一把辛酸泪”？既然作者不讲真实情况，干吗还让读者去解“其中味”？那个时候，情窦初开，虽然一遍一遍地读，只是热衷于书中那些少男少女们男欢女爱的痴情悲欢，那些费尽心思也弄不明白的事儿，在头脑中只是一闪念，过后就不去认真想了。《红楼梦》虽然只是一部旧书，但在当时贫穷封闭的农村，能够借来读一读就算是一大乐事了。

由农村进入城市，笔者参加了新闻工作，整天忙于采访写稿，还要照顾小家，读书的时间就少了。人到了中年，《红楼梦》中那些少男少女们的事儿，就不怎么吸引眼球了。但是，青年时代痴迷读《红楼梦》的情结，仍然在心中荡漾。

如今，笔者已年过七旬，退休已经 10 多年。退休后，时间充裕了，虽然两眼已经昏花，精力已经不济，可读书的兴趣却更加浓厚。闲暇时间，读了一些解读《红楼梦》的书，比如，胡适、王国维、蔡元培、鲁迅、俞平伯、周汝昌、蔡义江、吴世昌、刘心武、余英时先生以及张爱玲女士等红学大家的专著和文章，觉得挺有收益，于是对研究《红楼梦》又上了瘾。平心而论，这些红学大家的专著，对解析《红楼梦》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，对《红楼梦》研究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。但读过之后，仍然使人感到茫然，仍然令人不够满足，仍然没有解决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”的问题。

人们不禁要问：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既然写的是当年他身边几个

女子的事儿，为什么怕写出年代？既然文章里没什么隐私，几个女子也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，何必冠以“荒唐言”？既然是“荒唐言”，为什么还流下“一把辛酸泪”来？既然是身边几个女子为爱情而流下的“一把辛酸泪”，为什么脂砚斋说这泪是“血泪”？

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《红楼梦》，笔者看了几个版本，也没弄清楚书中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”的问题。笔者觉得，《红楼梦》的作者花了10多年的时间，费了那么大的精力，就是为了书中那些少男少女的男欢女爱吗？绝对不会的。那么，作者在书中云山雾罩地原本想说些什么事儿呢？越是想弄明白，就越读越上瘾，越上瘾就越瞎琢磨。

为了研究《红楼梦》，笔者不惜花退休养老的钱，买来了甲戌本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（影印本），还买来了《红楼梦脂评辑校》，因为这两本书中有脂砚斋的许多评注，这些评注可以对照着书中有关文字仔细阅读，对照着书中有关情节一起琢磨，有了这两本带脂砚斋评注的书，才圆了我多年的梦。笔者对这两本书爱不释手，一遍遍地与《红楼梦》对照着读，想解开书中的谜团，几乎是白天睁大眼睛看书，看累了闭上眼睛联想，夜深人静的时候整理笔记，还找来有关清史资料和一些红楼大家们的专著作参考，逐步地形成了自己对揭开《红楼梦》之谜的一些粗浅见解和体会，觉得挺有收益。

笔者认为，要解开《红楼梦》之谜，书不仅要多读细读，勤于思考，而且还要抓住要害。如果抓不住要害，就会被那些云山雾罩的东西所迷惑，而且越读越觉得心烦意乱。另外，也不要过于迷信一些红学大家所作出的结论，有时候你顺着他们的结论想下去，就会掉进阴沟里上不来了。

笔者才疏学浅，智商不高，虽然读了不少年的《红楼梦》，也只不过是站在红楼边上的看客。常言道，当事者迷，旁观者清。做一个看客，站在红楼边上，可能在某些方面比红楼圈里的人看得更清楚、更客观。当然，在研究《红楼梦》方面，笔者还不够资格，只不过有些兴趣，好钻牛角。近年来，笔者在读《红楼梦》的过程中，记下了一些自己的联想，斗胆谈一谈自己的心得，晒一晒自己的想法，题目就叫《石破天惊红楼梦》。意思是说，只有把书中的那块“石头”破解了，“天”就被惊动了，“补天”的真情实况就露出来了。只要我们弄清了那“补天”被弃的“石头”是谁，是怎么被遗弃的，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把“天”补成；识破了“石头”那“满纸荒唐言”的脉络，是怎么个“荒唐”法儿；知道了“石头”那“一把辛酸泪”的历程，是怎么样一个“辛酸”，那就能揭露出书中所隐藏着的“惊天”大事件，只有到了这个份儿上，笔者觉得才算真正地读懂了《红楼梦》。

有人会说，《红楼梦》只不过是一本言情小说，闲暇时读一读，只当消遣解闷儿就是了，何必那么认真？笔者不同意这种说法。因为这部《红楼梦》（《石头记》）的作者早已经在该书的“楔子”中申明，“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，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，但事迹原委，亦可以消愁破闷；也有几首歪诗熟话，可以喷饭供酒。至若离合悲欢，兴衰际遇，则又追踪蹑迹，不敢稍加穿凿，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。”这就是说，《红楼梦》不是一般的言情小说，如果只是一般地随便翻一翻，读一读，此书只能是“可以喷饭供酒”、“消愁破闷”的闲书；只要是认真地读了，把假语存言（贾雨村言）中隐藏着的真事儿（甄士隐），理出线索，解幻还真，就能知道《红楼梦》一书中隐藏着的“离合悲欢，兴衰际遇”的真实故事。

有一首描写读书境界的词是这样写的：

昨夜西风凋碧树，  
独上高楼，  
望尽天涯路。  
衣带渐宽终不悔，  
为伊消得人憔悴。  
众里寻他千百度，  
蓦然回首，  
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

读书有几层境界呢？这词中说有三层。

第一层，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。这是读书懵懂的时候，即感性阶段。

第二层，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。这是读书较劲儿的时候，即由感性向理性转化阶段。

第三层，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。这是读书的最高境界，即理性阶段。

小的时候读书，书中的内容一时难以理解，只能死记硬背，囫囵吞枣，不求甚解。老年人就不一样了，读书是件快乐的事儿，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书，就非要读出一点儿“门道”来，读出个结果来。这种精神可贵，但毕竟岁数大了，读书必须量力而行，应该拿得起放得下，事情多了就先放一放，闲暇时间就读一读，读累了就歇一歇，千万不能灯下熬夜，废寝忘食，这样不但会损害身体健康，而且读书的效果也不好。

如果再有几个读书的伙伴儿一起读，那就更好了。一旦各自读书有了什么心得体会，大家聚在一起聊一聊，探讨探讨，理论

理论，哈哈一笑，尽情快乐一番。朋友间不必争得面红耳赤，死去活来，那样既伤神又伤气。

读书就像走路，身体条件不同，起点各有高低，每个人的情况各异，不必强求一致。咱们不是红学圈儿内的人，对研究《红楼梦》没有那么执著；咱们读书又不想成名成家，发财致富，不就是图个老来乐儿吗？有了心得体会就晒一晒，是对是错任人评说。

咱老年人读书，就是为了健康幸福地过好每一天，可能这辈子再没有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那种执迷劲儿了，也不一定非要达到“灯火阑珊处”的那种最高境界了，就算是一种喜好，看着玩儿吧。话虽然这样说，有时候那执迷劲儿一上来，自己就搂不住了。

留此言，共勉之。

作者

2013年2月

# 前　言

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  
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

脂砚斋评注：“此是第一首标题诗。”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20字，却暗藏着《红楼梦》中许多奥秘。作者把这首诗放在了书中第一首标题诗的位置，说明了作者的良苦用心和这首诗的重要。既然这首诗暗藏着《红楼梦》中许多奥秘，我们在阅读时，一定要把这些问题找出来弄清楚。

第一，这首诗是谁写的？是写给谁的？

第二，写书为什么用“满纸荒唐言”，这“荒唐言”究竟“荒唐”在什么地方？

第三，既然书中写的是“荒唐言”，为什么还流下“一把辛酸泪”来，这把“辛酸泪”究竟是谁流的？

第四，这“一把辛酸泪”是为了爱情吗？如果是爱情之眼泪，那脂砚斋为什么说这眼泪是“血泪”？

第五，“都云作者痴”诗句中的这个“痴作者”究竟是谁，人们为什么说这个作者痴，他痴在什么事儿上？

第六，“谁解其中味”的这个“味”，究竟是什么味，这个“味”是谁先品出来的？

如果我们读不懂这首诗，弄不清诗句之间的内在关系，就是没有真正读懂《红楼梦》，一定是把《红楼梦》当成爱情小说读了，没有真正“解”出书里的“其中味”来。这样读，正是《红

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所反对的，所遗憾的。

自从《红楼梦》问世以来，喜欢该书的读者和研究者甚多，并涌现出不少研究《红楼梦》的大家，即所谓“红学家”。他们著书立说，畅谈自己研读《红楼梦》的体会，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，并介绍自己的读书方法和经验。有的是站在红楼圈儿内，有的则站在红楼圈儿外，每个人所主张读《红楼梦》的方法也不尽相同。有的主张“站”着读，有的则主张“坐”着看；有的主张“正”着读，有的则主张“反”着瞧。一本本专著揭秘，一篇篇新证出炉，然而多少年来，高谈阔论，争论频发，可是我们却没有读懂《红楼梦》中的多少“荒唐言”，也没有弄清作者为什么流下“一把辛酸泪”，更没有解出什么“其中味”来。

这样讲，可能有人说笔者狂妄，不懂世故，不知深浅，那么多红学大家的研究成果被你的几句话就给否了，你是不是“喝高”了，头脑发涨，胡言乱语，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？这种讽刺挖苦的话肯定会有的，笔者不怕，早有思想准备。不过，笔者首先在这里说明，这话绝对不是冲着那些红学大家讲的，绝对不是说这些红学家们研究《红楼梦》没有取得辉煌的成果，而是说《红楼梦》中藏着的惊天大事件，至今还没有被揭示出来，因此还体会不到作者为什么会流下“一把辛酸泪”，也没有弄清楚作者曾经历过什么悲惨遭遇。

究竟怎么读《红楼梦》，是“坐”着读，还是“站”着看；是“正”着读，还是“反”着瞧？笔者认为，各人有各人的阅读习惯，各人有各人的读书方式，不必强求一律，只要我们把《红楼梦》中所隐藏着的惊天大事件，解幻还真，弄清始末，这才是读《红楼梦》的第一要义。

有人一定会问，你说《红楼梦》里隐藏着惊天大事件，有什

么可靠的证据？笔者的回答是：请仔细阅读，证据就在书中。

《红楼梦》第一回“甄士隐梦幻识通灵，贾雨村风尘怀闺秀”中，开头写道：此开卷第一回也。作者自云：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，故将真事隐去，而借“通灵”之说，撰此《石头记》一书也。故曰“甄士隐”云云。

“甄士隐梦幻识通灵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细分析，“甄士隐”是谐音字，就是将真事儿隐去，即“真事隐”；“梦幻”就是作者的一番“梦幻”般的经历；“识”念“志”，就是“记”的意思；“通灵”就是“玉”、“石头”。这句话是说，作者把经历过真事儿，用“梦幻”的方式记在石头上，这就是“石头”撰写的《石头记》。

你看，这书中第一回的回目就是证据。在开卷的第一回作者就明白地告诉我们了，《石头记》里隐藏着的是自己曾经历过的真事儿。这真事儿为什么不能直说，非要幻笔记在“石头”上呢？因为这是天大的事儿，说了有生命危险。

《红楼梦》第十七回至十八回“大观园试才题对额，荣国府归省庆元宵”中，有一段作者苦心隐藏在书中的秘密，这个秘密也是证据。为了破解这个秘密，笔者把这段“题对额”的文字摘录如下：

彼时宝玉尚未作完，只刚作了“潇湘馆”与“蘅芜苑”二首，正作“怡红院”一首，起草内有“绿玉春犹卷”一句。宝钗转眼瞥见，便趁众人不理论，急忙回身悄推他道：“他因不喜‘红香绿玉’四字，改了‘怡红快绿’；你这会子偏用‘绿玉’二字，岂不是有意和他争驰了？况且蕉叶之说也颇多，再想一个字改了罢。”宝玉见宝钗如此说，便拭汗道：“我这会子总想不起什么典故出处来。”宝钗笑道：“你只

把‘绿玉’的‘玉’字改作‘蜡’字就是了。”宝玉道：“‘绿蜡’可有出处？”宝钗见问，悄悄的咂嘴点头笑道：“亏你今夜不过如此，将来金殿对策，你大约连‘赵钱孙李’都忘了呢！唐钱珝咏芭蕉诗头一句：‘冷烛无烟绿蜡乾’，你都忘了不成？”宝玉听了，不觉洞开心臆，笑道：“该死，该死！现成眼前之物偏倒想不起来了，真可谓‘一字师’了。从此后我只叫你师父，再不叫姐姐了。”宝钗亦悄悄的笑道：“还不快作上去，只管姐姐妹妹的。谁是你姐姐？那上头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，你又认我这姐姐来了。”一面说笑，因说笑又怕他耽延工夫，遂抽身走开了。

这里暂且不说宝钗对宝玉讲的“将来金殿对策”这句话所含的秘密，也先不说那贾妃为什么不喜欢“玉”字的真正原因，就说宝钗提醒宝玉的这首唐朝钱珝的诗吧，这首诗宝玉肯定知道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要是宝玉真的不知道的话，怎么会写出“绿玉春犹卷”来呢？因为此句就与钱珝的诗有关。钱珝的《未展芭蕉》诗是这样写的：

冷烛无烟绿蜡干，芳心犹卷怯春寒。  
一缄书札藏何事，会被东风暗拆看。

请看，此诗中不是明明有“绿蜡”和“犹卷”吗？只不过宝钗引的是上一言的“绿蜡”，宝玉引的是下一言的“犹卷”罢了。既然宝玉知道此诗的下一言，难道他就不知道此诗的上一言吗？毫无疑问，肯定他是知道的。可是，既然宝玉知道此诗，而《红楼梦》一书的作者偏叫他不知道，而且还让他急得憋出一头汗来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

很明显，这是作者故意在此处设下了一个小圈套，是让我们